

樂

徐卓呆著

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初版

四大小說
名家傑作
喜怒哀樂

全書八冊

△定價大洋五元

外埠酌加
郵費匯費

此書

著者

喜……胡寄塵
哀……包天笑

怒……何海鳴
樂……徐臬棠

有 著

繪圖者

吳門朱鳳竹

作 權

印刷者

大眾書局

不 許 翻 印

出版者

大眾書局

發行者

大眾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

大眾書局

代售處

上海及各省

世界書局



樂

第二集目次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十一回 | 翻雲覆雨爛手忽成好手……………地棘天荆有錢不及無錢 |
| 第十二回 | 娘子軍前儒夫洗臭脚……………衆香國裏嫖客捉迷藏 |
| 第十三回 | 樓頭嬉戲男子拋彩球……………殿上神通道人護票櫃 |
| 第十四回 | 欲看紅粧妓女驚心……………不戴綠巾老爺滾蛋 |
| 第十五回 | 龍套多能表情十足……………富翁好玩燒屋千間 |
| 第十六回 | 觀火登樓一宵痛快……………塞茄賽馬萬衆周章 |
| 第十七回 | 乾爺大捧坤角走紅……………團主無情行頭作抵 |
| 第十八回 | 天上人間柳樹精發浪……………衣莊菜館大支票作威 |
| 第十九回 | 打鼓老報仇洋盤打傷……………軟骨人治病玉皇軟化 |
| 第二十回 | 幾箱書本潤老百金……………四個饅頭樂公萬歲 |



樂

第一集

徐卓呆著

第十一回 翻雲覆雨爛手忽成好手 地棘天荆有錢不及無錢

却說朱滌雲以爲紅珠的父親昨夜遇盜時被一自稱朱滌雲的人搭救。這一定是此人姓名恰與朱滌雲三字聲音相似罷了。不過這麼一來。倒便宜了我們。把一樁很難解決的親事。居然成功了。然而也有一件事情非常爲難。紅珠卽問何事。朱滌雲道。你父親一向不肯答應這頭親事。因爲沒有看見過我朱滌雲這個人。不曉得我是好是歹。昨夜在緊急之際。忽然被那自稱朱滌雲的人搭救。他才曉得朱滌雲乃是一個義俠之士。因此肯把女兒給他。但是將來我就難了。你嫁了給我。他一見我的神氣。……昨夜或者在黑暗中。未必看清楚那俠客的面孔。不過他一看



我平常的態度。不像俠客。而且身體很瘦弱。那裏像一個會擒捉強盜的人呢。紅珠道。這倒不妨。世上很多有本領的人。往往平常都一點也不顯露出來的。直要到一朝有事。才肯把隱藏着的本領。一齊拏出來應用。試問我們將來結婚之後。我父親恰巧會在你面前再遇見強盜麼。決不會的。你不用擔心。二人這麼一談。自然對於婚姻的成就。已樂不可言。這一天。從銀光影戲院裏散出來。朱滌雲急急回去。要等候童子鈞的回音了。他們兩個人都以為昨夜救伯常的俠客。並不真的說朱滌雲。不過聲音相像罷了。但是在下的不得不奉告讀者諸君。昨夜那俠客。確是清清楚楚說的是朱滌雲三字。並不是聲音相似。不過朱滌雲本人。實在沒有知道。這是彌陀寺裏金剛殿上那位成人之美的老樂幹的。老樂見朱滌雲與秦紅珠非常消極。婚姻不成。得不到樂境。而且要到情死的境遇了。所



以他周全他們。昨夜冒名朱滌雲來玩一下勇猛無比的俠客。那末那個強盜是真的麼。也是假的。此人也是老樂的同行。也是告化子。叫一隻手阿二。是老樂請他來演這麼一齣戲。慢來。昨夜的強盜。雙手都擎着手鎗。請問這一隻手阿二。怎麼幹得來呢。這裏應當有一個小小的聲明。阿二每天在街坊上討錢的時候。他坐在路旁。一隻右手。雖完好無恙。他的左手。五指都已爛去。只剩半個手掌。手掌上頭。還可以看見有三根骨頭。縮在鮮紅的爛肉之中。阿二把左手擱在一個鉢頭上。向路人行乞。大家見他可憐。就很有給錢。但是到阿二討完了錢。回到自己的草棚中去時。他的一隻左手。也完好無恙。與方才爛得骨頭也看得出的情形。大不相同了。這是怎麼一個講究呢。無非是一套騙人的戲法罷了。阿二本有兩隻手。但是從討飯營業上講起來。不是殘疾的人。就很不容易得到路人



的可憐。於是阿二要化裝成一隻爛去指頭的左手了。化妝的時候。先把左手握成一個拳頭。然後取三根鷄脚骨。這是飯店裏去討來的。將鷄脚骨塞入三個指縫中。使骨頭一端圓的地方。露出在外面。於是將許多蠟燭油塗在拳頭外面。把拳頭上五個指頭一齊塗沒。單單露出三根骨頭。便像爛去了手指。只剩幾根骨頭了。蠟燭油紅色的居多。塗在上面。很像爛肉。但是還怕牠要乾。因為一乾。就會不像爛肉。所以他手的下面。必定有一只鉢頭。鉢頭之中。滿滿的是灰。灰裏藏着一個燒紅的炭基。用這炭基烘着。他手上的蠟燭油。永遠不會乾了。阿二的商標。是一隻手。因此大家叫他一隻手阿二。其實他昨夜假裝強盜的時候。明明是兩隻手都擎手鎗的。老樂昨夜這麼一來。倒也用了。一些本錢。阿二身上一身衣服。是用芮其鍾的名義。向衣莊上去租來的。還有兩柄手鎗。全是假貨。玩具店



裏買的。每枝三毛錢。老樂用了這一點錢。總算把一對男女的婚姻定奪了。再說那一位富翁錢恆如。自從那一天在銀光影戲院中得到了芮其鍾的書信。幸而脫險後。那芮其鍾就借此爲由。常到錢府去拜望恆如。恆如與他談談。非常的相信他。所以芮其鍾差不多成了錢恆如旁邊一個門客了。不過芮其鍾不能天天去。他有他的工作。他有他的樂趣。要有暇時才肯去見恆如。見了。二人必定大談特談。這一天恆如對他說道。我有了一點家當。真是苦極。強盜綁匪。常來光降。弄得我寸步難移。一出門就有危險。每天躲在家中。宛如牢獄中一個囚犯。身體不自由極了。想想前途。竟一點沒有樂趣。請你替我計畫有什麼辦法。可以使得我身體自由。常言道。不自由。毋寧死。我覺得不自由。比什麼都難受。芮其鍾一聽。想了一想。答道。東翁。您的一切苦痛。都是從財產上來的。假使把你財產一



齊送掉了。成一個光身體。包你隨便走到那裏。決不會遇盜賊綁匪。他們本來不要你的人。乃是要你的錢啊。你把罪惡的財產一去掉。盜賊既不來和你親近。你自己也安樂了。恆如聽了。點頭道。你的見解。確是不凡。從前我也把這層意思請教過好許多人。他們都說得不對。有的勸我逃到外國去居住。有的勸我自己練習開手鎗。他們都不是根本辦法。今天一聽你的高論。確是很有意思。但是原則是明白了。這方法又應當怎麼樣呢。芮其鍾道。方法多得很。不能一概而論。並且你有一百多萬家產。用一個方法。萬萬去不掉。然而總而言之。所謂方法。無非是用錢罷了。恆如欣然道。好極了。用錢本來是我很高興。而且要用得痛快。用完了錢。便可以使我身體自由。毫無危險。那是更樂了。不過用錢不難。用錢要用得有趣。就難。請你先替我想一個用錢之法。要痛快而有趣。用得多些。不成問題。



芮其鍾道。最容易傾家蕩產的是賭場。不過賭場裏是賭錢。不一定會輸。不痛快。不有趣。其次足以傾家蕩產的。當推妓院。我們何不先從妓院入手玩一下。恆如道。嫖堂子。太平凡。玩不出什麼趣味來。而且麻煩得很。不痛快。芮其鍾道。不能用普通的玩法。照我的意思。東翁不妨把全市的大小妓院。一齊包下來。包這麼一個月。只由你一個人去嫖。其餘無論何人。都不許他們踏進去。豈不有趣。玩得好。不妨再玩一月。總看這方法。痛快不痛快。有趣不有趣。恆如一聽。拍手叫好。說道。虧你想出來的。嫖堂子的確要這樣的嫖。才好算得偉大。把全市的大小妓院一起包下來。只許我一人獨嫖。那真痛快極了。有趣極了。這樣的嫖法。實在是開嫖界的新紀元。可以笑煞老鴇。嚇壞烏龜。最好玩是平日一班嫖慣堂子的人。使他們一處也踏不進去。又是發急。又是羨慕我。這種現象。一定很可笑的。



恆如說到這裏。問芮其鍾道。那末你可曉得全市的妓院。包他們一個月。要多少錢。我總得有一個預算啊。芮其鍾說道。這倒不曉得。其實容易得很。只消請府上的帳房先生去打聽一下。就明白了。然而也不用去算他。你一百多萬家當。決計在這一個月內用不完的。何用擔心呢。況且你的目的。無非在用光。那就更用不着預算。用了不完。儘可再想別的痛快方法。有趣方法去用。用了不够。也不用擔心。你若負了債。你家產已完。還怕什麼。債主斷斷不會在你身上割肉去抵債的。而且你若不負一點債。你就是說自己財產光了。那些強盜綁匪們。恐怕未必相信。總以為你是裝窮。到他們一打聽得你在外面當真欠了債了。他們自然就此不再來注意你了。所以你將來用完了財產。還不能算達到目的。必須要負了債。才可以免去禍患。你看對不對。恆如聽了。很佩服芮其鍾的主張。並且告訴



芮其鍾說。你不要看我不起。我以為錢恆如是一個有錢人。有錢人必定是飯桶。一朝失去了財產。沒有吃飯的本領。一定要餓死的。那知我錢恆如。現在雖是一個百萬以上的富翁。吃的穿的。都要人家送過來。自己一點也不會動手。須知我還有兩種看家本領。這兩種本領的裏頭。會了一種。已經可以騙一碗飯吃吃了。何況我錢恆如竟精通兩門。那裏還會餓死。你道我會的是那兩門。文不是拆字。武不是充僕役。這些都是人人會的普通玩意。我的兩種是專門本領。我文會辨別古董。武會種花樹。這兩種藝術。我是花了萬頭千頭的銀子學來的。不是自己誇口。本領着實不錯。所以我一朝把財產很痛快的弄光了一點。不必擔心。不但可以吃飽肚子。還可以養家活口。你想。我到古董店裏去做一個夥計。我這一副眼光。不是很綽乎有餘麼。即使退一步。我去到人家花園裏做一個花樹匠。



也是很高尙的職業啊。說罷。他哈哈大笑。芮其鍾也笑着道。你老人家既是。有這麼兩樣吃飯本領。其實也老早。可以把財產送光了。倒可以少吃許多驚嚇。早幾年快樂了。現在的時代。做有錢人。實在沒有意思。這一天。芮其鍾辭去後。錢恆如就把自己家裏的帳房先生請來。帳房先生陶子良。卸去了眼境。放去了帳簿。搖搖擺擺。踱到錢恆如那邊來。恆如就說。我現在要打算做些慈善事業。救濟救濟貧民。所以要煩你出去調查一下。陶子良卽道。是了。施粥施米施衣。從前老太太都辦過。我很熟悉。恆如笑道。不對的。是施錢。陶子良應道。施錢也好。只要到貧民窟裏去調查好了。恆如仰面大笑道。我的施錢。不是施銅元。乃是施鈔票。佈施的地方。不在貧民窟。乃是妓院裏。子良聽了。還是不明白。說道。妓院裏却是常常有乞丐們進去討錢。那是範圍太小了。恆如搖頭道。不對不對。你真纏不清楚。



我的意思。因爲一班吃堂子飯的人。操皮肉生涯。最爲可憐。所以打算要周濟周濟她們。但是倘使用救濟貧民的方法。也像發施米那麼一家一家的把鈔票送去。那是不但她們要怪訝。而且還要生氣。萬萬不可直接。必須轉一個灣。現在第一步。你先替我去調查全市的妓院。打聽他們一家一家一個月要多少錢開銷。調查之後。我就花一筆錢。把全市的妓院。包他一個月。他們不必做生意。可以玩一個月。豈不是我救濟了他們。陶子良聽了。不很明白。說道。你給他們一個月的錢。他們的開銷是有了。其餘做生意下來的錢。盡是盈餘了。對不對。恆如說。不許他們再做生意了。子良道。我更不明白。你貼還了他們的開銷。不許他們做生意。不是他們仍舊沒有好處麼。有什麼救濟不救濟呢。恆如到此時。才直說道。我老實告訴你罷。我打算大嫖一嫖。把本市所有的妓院。一起由我包他們一



個月。只許我一個人去嫖。不是很別開生面麼。事前自然應當有一回調查。有一回接洽。這件事情。非請你去辦不可。不過我實在怕你。怕你一聽得我要嫖。你一定說當初老太太臨死的時候。怎樣怎樣託我的。你怎麼又要嫖了。我想避去這些話。所以和你繞圈子。那知繞到後來。還是只好直說。現在你明白了麼。陶子良點頭道。明白了。恆如忙道。你別怪我。我的目的。並不在嫖。無非要用掉一點財產。我的財產不減少。我生命的危險。也不會減少。這層意思。你總該知道了。快替我去辦罷。陶子良聽了。便唯唯而退。竟出乎恆如意料之外。一些也不說什麼。實在陶子良這人。頭腦除了算帳以外。就非常簡單。就是現在。他只曉得恆如要叫他調查接洽全市的妓院。包一個月要多少錢。究竟恆如什麼意思。他還是弄不清楚。他回到帳房中。換了一件衣服。就踱將出去。一到街上。他暗想。這件事情。



倒很難下手。一家一家我一個人都去調查到。一來沒有這許多工夫。二來恐怕還有遺漏。這怎麼辦呢。他正在爲難。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了。有一天朋友請他吃花酒。在妓女綺雲家裏。子良無意中發見一個人。就是綺雲家裏一個包車夫。是陶子良家裏故客的鄉鄰。所以認得的。而且曉得他叫陸阿龍。子良一想。無處可以打聽。倒不如我去找陸阿龍。私下先打聽打聽綺雲那邊的開銷。然後再打聽他們的團體。他們一定有公所或是工會的。我是全市的事。打聽一二家不濟事。一定要向他們的領袖人去說話才對。由他們公所裏或是工會裏發一個命令出來。也沒有什麼難處。事情就容易辦了。子良打定了主意。便到綺雲處來找陸阿龍。不料陸阿龍鄉下去了。子良遇見一個燒飯的。問他何事。子良一想。阿龍不在。姑且問問他罷。卽忙說道。我找陸阿龍。意欲打聽他一件事情。那燒飯的



倒也很熱心。便道：你有什麼事？打聽我好了。陶子良見燒飯的來得殷勤，他便笑盈盈的走上一歩，低聲問道：我要打聽你，譬如像這裏一所妓院，一個月要多少開銷？那燒飯的聽了，非常高興，卽道：你莫非也打算開堂子麼？陶子良一想，倒霉，我打聽這裏堂子的開銷，他竟以爲我要開堂子，難道也當我是一只烏龜麼？卽忙搖頭道：不對，不對，我是人家託我打聽的。那燒飯的笑着道：你別滿我，我看得出神氣的。陶子良暗道：真是該死，我的神氣，是像開堂子的麼？子良正在不快，那燒飯的又道：你們在什麼地方？如果缺少相幫的，我可以荐兩個熟手給你們。子良一聽，他越說越不對，所答又非所問，便不願再去理他，回身就走。只聽得那燒飯的在後面喊道：你要打聽什麼？到茶會上去好了。陶子良頭也不回，只管向前走。但是這燒飯的最後一句話，子良聽得很有用處，而且使他聽了，就有了